



A6,7

2011.6.26 星期日
现代快报
星期柒新闻周刊
责编:赵勇 美编:皮伦 组版:唐龔

国际禁毒日

·故事

特别报道



悔恨、失落、迷茫、纠结……每一个吸毒者的背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 快报记者 赵杰 摄

数千万的家产都被他一口口吸光了

快报记者探访南京戒毒所 走进那些被毒品改变的人生

颧骨突出，四个如花生粒大小的溃烂点，额部还有两个鸡蛋大小的疤痕，牙齿外凸，几近黑色。

“我不敢照镜子，这不是我。”40岁的年龄，原本应该丰润的孙红韵，如今不得不坐在戒毒所的“号房”内，与一群“志同道合”的粉友，每天面对面。

她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做生意，儿子已成入。但那早已成了浮云，如今，面对铁窗，还有丈夫送来的协议离婚书，她每天以泪洗面。

毒品，曾经让孙红韵解脱，如今却让她沉沦。与孙红韵一样，戒毒所里，每个曾经的瘾君子，都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有的失去了家庭，有的成了骗遍家人的“魔鬼”，有的甚至吸光了数千万的家产……

一次，吸一次，就进来了

毒品是魔鬼。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宣传标语。但对于在强制戒毒所里的吸毒人员来说，他们之前大多不相信这句话的分量。

“很多人都以为，吸一次没事。但从我们戒毒所里收治的人员来看，只要有了第一次，基本就难逃毒网的控制了。”南京强制戒毒所管教民警说。

孙红韵的“毒龄”有近20年，这么长的时间里，她想过各种方法戒毒，但每次都是忍不住而复吸，结果，每次都是前功尽弃。

“就是那一次，1992年，丈夫因为意外伤害致人死亡被判刑，心情郁闷的我想跟朋友诉说心事时，朋友拿来了一包海洛因。那个时候哪管那么多，吸呗，一次成瘾，再也戒不掉。”在随后近20年的吸毒戒毒的反复中，孙红韵失去了父母的信任，丢掉了所有的亲朋好友，甚至，也最终让丈夫失去了耐心。

孙红韵恨死了毒品，“我等了15年，终于将丈夫从牢里等了出来。但是，因为毒品，我却又将丈夫从身边逼走。”

好玩，新鲜，刺激。在所有吸毒人员谈及自己如何染上毒瘾时，这三个词占了绝大多数理由。

2010年12月25日，圣诞节。住在南京江浦的小强晚上要与三个兄弟吃顿饭。21点多，转战一家宾馆，在事先开好的一个套房内，小强拿出了一包白色的粉末。

这是毒品，几天前，小强出差去成都，一个当地朋友热情接待了他，送给了他这包“软黄金”。小强不舍得抽，带回了南京，准备与好友分享。

“真的啊？听说能飘飘欲仙。”好友小刚眼睛发亮，盯着毒品跃跃欲试。按照朋友教的方法，小强几人轮流吸了几

口，但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感觉。于是继续猛吸，感觉渐渐飘升，“就像喝醉了酒，很放松，很爽。”

十天后，小刚又约了小强等四人吃饭，饭后，小刚提出再吸一次。小强心领神会，拿出另外一包给大家分发，就在几人过瘾时，民警突然闯入。

数千万家产，都被白粉变成浮云

毒品，是个无底洞，对于金钱来说，这是最现实的表象。

“有人说，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这句话也许是对的，但我不希望自己拥有这样的财富。”头发已经花白的李忠云，曾经是南京叱咤风云的人物，因为独特的经营头脑和胆量，他的个人资产一度高达数千万。

1987年，在家里待业几年的李忠云，终于坐不住了，他决定不能这样等下去，得自己去闯荡一下。那个年代，南京还相对封闭，深圳是很多年轻人向往的热土。

李忠云怀揣5万元结婚的钱，去了深圳。他不想过早地结婚，想先做点事业。

果然，深圳商机很多，李忠云也抓住了机会。“因为跟外面的世界接触多，深圳的服装很有特点，且价格低廉。”李忠云决定，从深圳贩卖衣服到南京销售。这一想法很快落实，南京的第一家店面开了在最繁华的新街口，李忠云给自己的店起了一个很潮的名字：云时装。

“我卖的不是衣服，而是时装，代表世界最潮流的时装。”李忠云的这一经营理念，果然在南京波澜不惊的市场上激起了一个大浪花，时装店一炮走红。

很快，连锁店一家接一家开了起来，到1995年时，这样的时装店，李忠云已经拥有了9家，全部开在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定位很高，客户都很高端。鼎盛时期，每年的收益都有好几十万，他的家产，也很快高达数千万。

生意上的成功，让李忠云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大胆起来。



规律的生活，能够帮助瘾君子们尽早摆脱毒瘾 快报记者 赵杰 摄

一次去深圳进货，他跟几个当地的朋友在酒吧喝酒时，朋友递来一块白色的块状物品，“敢不敢尝尝？”

在生意场上奔波多年，李忠云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他知道眼前的东西就是海洛因，但碍于面子，他当场就吸了起来，“有什么不敢？你们能玩这个，老子一样可以玩。”

半年后，李忠云不能自拔，最多的时候，每天的开销高达五六千元，一个月就要十几万。到了2002年，李忠云的几个店面因为拆迁先后关门后，全部的家当，仅剩下了两三百元，数千万元资产都被毒品吸走了。

不仅如此，吸食毒品后的李忠云，再也没有了那股闯劲，店面拆迁后的他，不愿意再去寻找面重新开张，而小生意又不愿意做，结果，懒散的他坐吃山空，眼睁睁看着家产一点点被自己吞噬殆尽。

为了吸毒，连父母儿子都骗

对于那些瘾君子而言，生活的重心，就是毒品。为了能得到毒品，他们什么都可以做。

20岁的女孩莉莉，中专毕业后，在父母的安排下，原本可以到一个小独立的她，不愿意这么简单生活，所以一直寻找机会“实现自我”。几个月后，便在一帮朋友的带领下，她学会了“溜

冰”（吸食冰毒）。

2010年5月份，与朋友在宾馆“溜冰”时，遭到民警突击检查，莉莉被抓进了派出所。直到此时，忙于做生意的父母这才知道，自己的女儿，竟然沾染上了毒品。

从派出所领回女儿后，父母将生意交给合作伙伴打理，两人全都在家，24小时守着莉莉，没收了她的手机，停掉了家里的电话，网也断了。

所以，他不止一次决定戒毒。三个月的守候，莉莉每天都忏悔，在向父母写了一份保证书后，才得到父母允许，出外活动一天散散心。但没想到，刚走出大门，莉莉就拨打了粉友的电话，“我出来了，还不赶紧给我庆祝一下？”

庆祝活动的内容，当然是“溜冰”。当天下午，七八个粉友聚在一起，为莉莉开了一次超豪华的“溜冰”聚会。

“这是我第一次跟父母撒谎，心里一点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两个月后，当莉莉再一次被抓，送进了强制戒毒所后，她才开始慢慢反思自己的举动，也第一次觉出异常。“从小到大，我都不敢撒谎。但吸毒后，撒谎就成了家常便饭，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跟莉莉相比，孙红韵的谎撒得炉火纯青。丈夫年轻时，儿子才10个月，孤身一人带着孩子生活，还要遭受一些路人的“指指点点”，孙红韵的压力很大，而这也成了她最初欺骗家人的理由。

“太苦了，我想借钱开个店，这样还能边带孩子边养家。”孙红韵的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父母支持，年近的父母将积蓄多年的10万元给了女儿。一段时间后，孙红韵找到了自己的姐姐，“昨天我晕倒了，去医院查了下，是癌症晚期，需要一笔钱进一步化验治疗。”

再之后，她又找到儿时的玩伴，“我丈夫在监狱里把一个狱友打伤了，让我赶紧去交5万元保证金，否则，就再加刑5年，我们家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为了吸毒，孙红韵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骗，“去，到同学家去做作业去，妈妈要跟别人谈个事情。”儿子一出门，她就将房门反锁，在房间里吞云吐雾。而对于儿子没有钱买个像样的书包，她都不管不问。

孙红韵说，她原本木讷，语言表达能力很差，但吸毒后，说谎编造故事的能力越来越强，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她说出来的故事，很少有人不信。

“你要是还吸，我就死了算了”

摆脱恶魔有多难，吸毒的人最会有体会。

“几千万元家产都没了，你说我恨不恨这个玩意？”李忠云说，生意做大后，钱多了，开销不愁，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一家人过的真是上流社会的生活。但吸毒

成瘾后，大部分家产被吞噬光，“就连打个出租车，都得寻思下，身上的钱够不够。”

除此之外，身体上的不适也让李忠云对毒品厌烦。“最初的时候，几天不吸浑身痒痒，不爽。后来，几天不吸，那就像得了绝症，身体里似乎有万千蚂蚁在爬，生不如死。”李忠云说，感觉体重急剧下降，精神萎靡不振，脸上都失去了血色，整天像个吊死鬼。

所以，他不止一次决定戒毒。三个月的守候，莉莉每天都忏悔，在向父母写了一份保证书后，才得到父母允许，出外活动一天散散心。但没想到，刚走出大门，莉莉就拨打了粉友的电话，“我出来了，还不赶紧给我庆祝一下？”

庆祝活动的内容，当然是“溜冰”。当天下午，七八个粉友聚在一起，为莉莉开了一次超豪华的“溜冰”聚会。

“这是我第一次跟父母撒谎，心里一点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两个月后，当莉莉再一次被抓，送进了强制戒毒所后，她才开始慢慢反思自己的举动，也第一次觉出异常。“从小到大，我都不敢撒谎。但吸毒后，撒谎就成了家常便饭，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在吸毒者的家属看来，对于吸毒者也是恨铁不成钢，往往也会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阻止。

刘李泉的老婆小眉就是这样一个人。早在1998年时，一次她回家拿东西，撞上老公刘李泉躲在家里吸毒，印证了此前朋友的提醒。小眉气愤之极，当天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自己的老公公公。刘李泉从小就害怕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他赶紧逃到了朋友家躲避，但严厉的父亲找到了他，几个耳光后，将其拎回了家，绑在沙发上，三天三夜，不给吃不给喝。

刘李泉的忏悔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一个月后，他复吸了。为此，小眉在劝说无效后，冲到了马路上，径直躺在了路口中间，“你要是还吸，我就这么死了算了。”

小眉的举动，让刘李泉暂时摆脱了毒品的控制。可这个期限也仅仅持续了半年，半年后，刘李泉再次背着家人复吸，小眉无奈与其办理了离婚手续，放弃了一切财产。临走出家门前，小眉抱着刘李泉号啕大哭，“你如果戒掉了，我还会回来。”

“她是个好老婆，我何尝不知道？但我抵抗不了毒瘾。”刘李泉坐在戒毒所的号房里，觉得最对不起这个老婆，“这么多年了，她至今还单身，一直没有再嫁人。但我，在这些年里，却还是反复吸毒戒毒，是我自己毁了这个家。”

刘李泉的儿子也已经成年了，去年要当兵，结果政审没有通过，“他从小怕我，但我从他的眼神里能看出，他恨我，恨我这个不争气的爸爸。”

为了帮家人戒毒，他们不停搬家

为什么总是不断复吸？很多吸毒者表示，都是因为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圈子，那些粉友会来诱惑你，吸过毒的人，多半承受不了这种

诱惑。

“看到那些朋友，还有他们的生活，你就会不由自主想回去。”莉莉在被父母看管三个月后，其实也有戒掉的想法，但一旦出去，她就不由自主回忆起了朋友在一起的生活，“吸毒的感觉，真的很爽。”而一旦遇到她的那些朋友，她更是不能自拔，不自觉就重新融入了他们的圈子里。

莉莉的妈妈每次到戒毒所探望女儿，都哭得没法控制。她告诉管教民警，莉莉被抓进来后，她已经把房子卖掉了，“在偏远的地方买了一套别墅，等莉莉出来，再也不回那个地方了，那里是魔窟。”她还说，电话号码、手机号码，所有的一切跟原来有关的印记，都取消了，她希望全家重新生活。

古时有“孟母三迁”的故事，让人感慨母亲的伟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环境的重要性。南京戒毒所所长王晓表示，在戒毒上，“孟母三迁”的故事确有道理。

这一点，在吸毒人员朱光身上也得到了印证。1994年，南京人朱光接触到了毒品，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至1999年，家产已经被他吸光了，在多次寻找戒毒方法无果后，妈妈辞掉了工作，义无反顾带着儿子，来到了安徽的一个农村，住进了一个远房亲戚家。

这一年，就是9年。9年平安，儿子不仅戒了毒，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在当地的小县城开了一家饭店，生意很好，如今，也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元家产，生活过得很开心。与此同时，当地一个漂亮的女孩也喜欢上了朱光，经过近一年的恋爱，两人领了结婚证，回到了南京，准备办一场像模像样的婚礼，邀请南京的亲友参加。

“也就几天的时间吧，平静的生活彻底被打乱。”得知朱光回到南京的消息，以前的粉友们先后上门为其“接风”，几杯酒下肚，大家相谈甚欢。结果，不知不觉，朱光便重新吸上了毒品。吸了毒，就走不了了，朱光就想着法子在南京拖延时间，最终被妻子发现。那个时候，妻子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为了帮助丈夫彻底戒毒，挺着大肚子的妻子陪同丈夫前往湖南、四川等地的戒毒所，一路颠簸，一路戒毒，可一回到南京，朱光再次复吸戒毒，于2010年11月被民警抓获，送到了南京强制戒毒所戒毒2年。

如今，每次来探望丈夫，妻子都抱着孩子，“每次来，她都跟我说，她已经找好了车子，等我强戒结束，从这个门口直接上车，再也不回来了。”

在康复中心，通过种菜远离毒品

王晓说，一朝吸毒，终身戒毒。戒毒是个非常复杂的程序，生理毒瘾好戒，但心理毒瘾难戒，换个环境，彻底与原来的粉友断绝关

系，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断心理毒瘾，阻断的时间越长，越有利于最终摆脱毒瘾。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从去年开始，南京强制戒毒所便开始尝试建设江苏第一个戒毒农场。这个农场不同以往，按照当初的规划，将来在这个农场参加工作的，都是从戒毒所走出来的吸毒“康复”人员，这些人员将在这里享受到跟正规单位类似的“待遇”；住宾馆式宿舍、双休、按照劳动付出获取报酬、自治管理。

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个农场正式建成，挂上了“南京市戒毒康复中心”的牌子，目前，该中心已经建成蔬菜大棚17个，养鸡棚2个，还有一个鱼塘，里面放养了各类鱼苗。

3人一间房间里，铺着地板，摆放着单人床，这里有空调和电视，还有公共浴室。此外，还有一种6人住的套间，条件也类似。据称，这里是按照三星级宾馆标准装修的。

赵娟红是这里的一名“农民”，如今，她正在耐心学习蔬菜养殖技术，她甚至亲手种出了纯绿色蔬菜。“以前都是在菜市场，也不知道这些菜是怎么长出来的，感觉很有意思。”赵娟红是南京人，今年24岁，大学毕业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染上了毒瘾，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吸毒的事情被母亲发现，母亲狠心地拨打报警电话，亲自将她送到了戒毒所，“妈

妈不希望我这样把自己毁了。”去年年底，强制戒毒结束后，赵娟红决定留在“康复中心”待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当地一个漂亮的女孩也喜欢上了朱光，经过近一年的恋爱，两人领了结婚证，回到了南京，准备办一场像模像样的婚礼，邀请南京的亲友参加。

“也就几天的时间吧，平静的生活彻底被打乱。”得知朱光回到南京的消息，以前的粉友们先后上门为其“接风”，几杯酒下肚，大家相谈甚欢。结果，不知不觉，朱光便重新吸上了毒品。吸了毒，就走不了了，朱光就想着法子在南京拖延时间，最终被妻子发现。那个时候，妻子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为了帮助丈夫彻底戒毒，挺着大肚子的妻子陪同丈夫前往湖南、四川等地的戒毒所，一路颠簸，一路戒毒，可一回到南京，朱光再次复吸戒毒，于2010年11月被民警抓获，送到了南京强制戒毒所戒毒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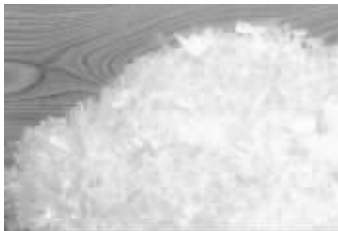
如今，每次来探望丈夫，妻子都抱着孩子，“每次来，她都跟我说，她已经找好了车子，等我强戒结束，从这个门口直接上车，再也不回来了。”

在康复中心，通过种菜远离毒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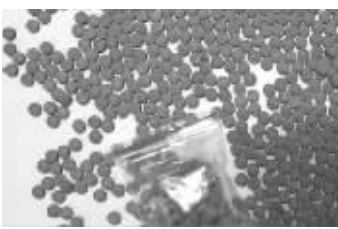
王晓说，一朝吸毒，终身戒毒。戒毒是个非常复杂的程序，生理毒瘾好戒，但心理毒瘾难戒，换个环境，彻底与原来的粉友断绝关

»链接

几种常见合成毒品



冰毒：即“甲基苯丙胺”，外观为纯白结晶体，故被称为“冰”，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具有极强的刺激作用，且毒性强烈。冰毒的精神依赖性很强，是目前我国危害最大的合成毒品。吸食后会产生强烈的生理兴奋，大量消耗人的体力和降低免疫功能，严重损害心脏，大脑组织甚至导致死亡，还会造成精神障碍，表现出妄想、好斗、错觉，从而引发暴力行为。



麻古：一种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和“咖啡因”。服用后会使人中枢神经系统、血液系统极度兴奋，能大量耗尽人的体力和免疫功能。同时还表现为健谈、性欲亢进等生理上的反应。吸食此药能够使吸食者将自己的秘密和隐私通过交谈等方式随意告诉他人，并促使吸食者受人支配，出现幻想等症状，极易被犯罪分子利用。长期服用会导致情绪低落及疲倦、精神失常，损害心脏、肾和肝，严重者甚至导致死亡。



摇头丸：苯丙胺类中枢兴奋剂，具有兴奋和致幻双重作用，因滥用后可出现长时间难以控制随音乐剧烈摆动头部的现象，故称为“摇头丸”。用药者的时间观念和认知出现混乱，表现出超乎正常的活跃，整夜狂奔，不知疲倦，在幻觉作用下常常引发集体淫乱、自残与攻击行为，并可诱发精神分裂症及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精神依赖性较强。



K粉：即“氯胺酮”，服用后能快速节奏音乐便条件反射极强且扭曲，产生意识和感觉的分离状态，会导致神经中毒反应、精神分裂症状，表现为幻觉、运动功能障碍，出现怪异和危险行为，同时对记忆和思维能力造成严重的损害。此外，外观为白色结晶粉末的K粉，可随意兑进饮料、红酒中服下，易让人产生冲动，所以又称为“迷奸粉”或“强奸粉”。

实习生 付瑞利 整理